

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观 始终与党和人民同心同向

——推动吉林文学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发言摘登

传承历史 迎接挑战 凝聚新时代的文学力量

《作家》主编 宗仁发

《作家》创刊于1956年,这本杂志在几代编辑人的努力下,已经跻身于当代文学传播平台的第一阵营。1985年4月,韩少功在《作家》上发表了他关于寻根文学的宣言《文学的根》,之后在谈到这篇文章发表过程时,他说:“我的《文学的根》一文是发表在偏处一隅的《作家》杂志上。”韩少功的“偏处一隅”之说是一个重要提醒,让我们增加了对在一个非文学中心的省份里办好文学期刊难度的认识。《作家》以毕飞宇的《哺乳期的女人》、徐坤的《厨房》、潘向黎的《白水青菜》分别获得了第一、二、四届鲁迅文学奖,以格非的长篇《江南三部曲》获得了第九届茅盾文学奖。2014年《作家》杂志获得了全国出版的最高奖——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奖。

新世纪以来,《作家》率先改版,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为中国文学期刊打开了新的局面,在东北办出了全国第一个彩版的文学杂志。《作家》大力倡导生态文学创作,刊发了一系列生态文学作品,如书写长白山的《山林笔记》等。《作家》每年被《新华文摘》《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散文选刊》等选刊转载达几十篇。《作家》刊发的作品被改编为电影的有《有话好好说》《一九四二》《天下无贼》等。

文学工作说到底就是“出作品,出人才”,《作家》杂志一直把扶持青年作家作为工作中的重中之重。《作家》和《钟山》《大家》《山花》曾联合举办了产生较大影响的推举青年作家的“联网四重奏”活动。《作家》编发的“七十年代出生的女作家”专号,成为当代文学史上不可绕过的“七十年代作家现象”。

《作家》杂志一是要持续保持高质量发展,巩固好品牌效应。二是要团结更多的优秀作家,包括在省外的吉林籍作家及与东北有较多关联的作家、评论家。三是要形成与高校创意写作、影视改编及图书出版的联动机制。四是要大力扶持青年作家,尤其是吉林青年作家。五是要对《作家》的历史资源进行梳理和抢救性保护,早日进行数字化转型和社会化传播利用。

利用地域文化特点创作文学精品

《文艺争鸣》《小说月刊》主编 王双龙

考量一个省的文学发展状况,不在于它有多少会员,不在于出了多少作品,而在于有几个知名作家,甚至有几个可进入文学史的文学大师。而好的作家一定是靠好作品支撑的。所以,我们现在要直面的问题,就是如何创作出文学精品?

纵观中国当下有影响的作家,他们的创作都是很好地吸收了所在地区的地域文化。从某种角度来说,地域文化决定了文学作品的独特性。

吉林省有着独特的文化资源,比如“流入文化”、渔猎文化、森林文化、人参文化、冰雪文化,这些文化背后不仅有独特的生活习俗,更有着独特的生命形态,这些恰恰是文学所最需要的文化资源。但这些宝贵的资源并没有真正成为吉林省作家文学创作的营养。

我认为,吉林省所有的艺术类别,最有地域文化特点的就是音乐,它具有鲜明的识别性。比如《大姑娘美,大姑娘浪》《咱们屯里的人》等等,这就是黑土地上长出来的歌,因为它成功地将二人转文化元素转化成通俗歌曲。

回过头来说,文学如何将我们特有的地域文化资源转化成文学作品?

我想最重要的就是用生命去体验我们的地域文化。雨果在《克伦威尔序》中写过一段话:“人和这个世界一起醒来,第一句话就是诗……人用灵魂去感悟万物,能够直达事物的本质。”我们现在语言更准确而精致了,却很难再写出那混沌朴素的史诗,因为我们大多数时候是用知识在写作,而缺少了生命体验。

所有伟大作品都是活出来的,你的生命体验,你的人格力量、尊严,圣洁和高贵的情操决定了你作品的成色。这些只有在我们生活的地域文化中才能获得独特性。所以,我们要用生命和灵魂与我们的文化碰撞,才能获得真正的生命体验,才能获得文学作品所需要的特质。

我们的作家也知道生命体验的重要,但深入生活如果停留在形式主义的层面上,那就是走马观花。其实人就在生活中,往哪里深入? 作家要融入生活,热爱生活,像博尔赫斯说的“像一滴水融入另一滴水”,这样才能获得独特的生命体验。

地域文化是所有伟大作家写作的“根”。我期待吉林作家,用生命感受我们大地上的文化,并用文学的方式表现出来,写出更好的作品。

守正创新奏“剧诗”交响

吉林省艺术研究院院长、《戏剧文学》主编 李昂

戏剧与文学的交响,是历久弥新的艺术对话。共通的文学性构成戏剧与文学的血肉联系。戏剧是综合性艺术,需要演员的表演、舞台的空间、灯光的渲染、音乐的烘托,而驱动这一切的是那颗文学的心脏。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将悲剧定义为“行动的模仿”,模仿的载体正是语言。古印度《舞论》也认为戏剧是文学、戏剧是诗。这说明,文学性是戏剧的本质属性,是戏剧跨越时空、打动人心的关键。

戏剧家张庚在东西方两大戏剧体系的基础上提出了“剧诗说”,我省剧作家王肯曾说过:“剧诗是剧与诗有机结合的独特的戏剧形态”。习近平总书记在给电影艺术家的回信中强调,要扎根生活沃土,创作讴歌时代精神、抒发人民心声的精品佳作。这启迪戏剧人要以高尚悲悯之心,将对生活的理解和感悟凝练成剧作,滋养人民。

戏剧人从文学中汲取养分,更要肩负起反哺与激活文学的责任。戏剧能让文学在舞台上“立”起来,拓展文学接受的维度,拉近文学与大众的距离,观众通过看戏丰富精神世界。戏剧对大众而言,是获取信息的平台;对文明传承而言,是承载文化的载体。因此,戏剧应扛起再现与传播文学的重任,戏剧人要重视“一剧之本”,回归戏剧规律,深挖社会实践,丰富戏剧内涵,引导观众“走入”诗意空间,创作出经得起时间和群众检验的精品佳作。

文学是戏剧的源头活水,戏剧是文学的艺术载体。二者共同谱写着人类精神的剧诗交响。戏剧人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扎根生活沃土和吉林实践,创作更多具有文学底蕴、时代精神、吉林特色的戏剧精品,《戏剧文学》编辑部将按照这样的标准,团结戏剧学者、编剧,用更多戏剧佳作和研究成果厚待读者、回馈社会。

助力吉林省文学创作的路径探索

《电影文学》主编 崔崑崙

《电影文学》杂志自1958年创刊以来,一直关注电影文学剧本的创作和影视孵化工作。可以说,《电影文学》杂志见证了中国影视文学事业几十年来的变迁与发展,也成为业内的代表性媒介平台。

首先,在理论研究方面,《电影文学》持续推出大量对影视文学创作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文章,深入探讨文学作品影视化议题,并围绕“文学作品影视改编”“影视文学创作”等主题,系统地发表了相关学术研究与实务指导文章。

其次,在文学剧本创作推广方面,《电影文学》持续投入人力物力,打造长篇文学剧本栏目。该栏目既刊登经典剧作与名家新作,也积极发掘年轻作者的潜力作品。《电影文学》理论与作品推广兼顾的发展模式目前得到积极反馈,比较直接的体现是期刊影响因子明显提升。

此外,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电影文学》致力于参与、

推动吉林本土影视文学的创作与发展,具体如下:一是关注吉林省影视文学创作,关注青年作者的成长,加强国内知名影视剧作家与吉林省内作者的交流;二是推动省内文学作品的影视孵化,侧重吉林相关题材作品和省内影视文学作品,并重点关注省内作者的理论研究成果;三是以长篇文学剧本栏目和剧本增刊为基础打造吉林省影视文学的媒介品牌。通过上述工作探索吉林省影视文学发展与推广的新路径。

文学创作需深植于地域文化,吉林省拥有丰富而独特的地域文化资源,这些构成了文学创作的深厚底蕴;吉林省还拥有优秀的本地作家群体和丰富的本土文学作品,这些构成吉林文学大厦的坚固基石。《电影文学》将积极谋求和省内兄弟单位携手合作,共同促进吉林省文学界创作出更多优秀的作品,为建设文化强国贡献吉林力量。

守护好黑土地文化的根脉 呈现有吉林印记的文学叙事

时代文艺出版社社长 吴刚

首先,文学是思想的容器,给人以情感的温暖、思想的启迪、审美的享受和文化的传承。我社借助文学名家力量,助推吉林文学发展。在去年和今年两届东北书博会期间,我社承办了“名家文学论坛”和“文学春天盛典”活动,分别邀请梁晓声、陈彦、李洱、东西、祝勇、毕飞宇、刘醒龙、乔叶、班宇、金仁顺等名家参会。名家的到来,宣传推广了吉林,加深了与我们的感情。梁晓声的中短篇小说集《梁记十年》已在我社出版;祝勇的读书笔记《青灯伴我》即将在我社出版。

其次,我社深挖本土文学特色,积极谋划选题,寻找适合的作家,呈现有吉林印记的文学叙事。围绕余余国、高句丽、渤海国等博大精深的东北历史,在集团指导下策划了反映渤海国及辽金历史的非虚构写作《东北觅长安》《辽塔之下》;《康乾东巡吉林》选题基本完成初稿;反映科学家精神

的《第三种粮食》已在创作中;青春励志图书《借一把春风越过冷的山》,由“全国道德模范”、“90后”独臂女孩张超凡创作完成并出版。

再次,与省作协一道,注重培养青年文学力量、延续吉林文学薪火。今年书博会期间,我社和《作家》杂志社举办了“双栖绽放·吉林文学星云会”活动,来自全省的传统文学作家和网络文学作家汇聚一堂,探讨吉林文学的未来,为青年铺设薪火之路。

推动我省文学事业高质量发展,应守护好黑土地文化的根脉,打造吉林地域文学品牌。一是在省委宣传部的领导下,作协、高校、文学机构要创造适宜的土壤,形成作家培育机制;二是各级文学机构要做好纯文学的选题开发;三是深挖吉林历史,鼓励作家创作多体裁的文学作品;四是打造如“漓江文学奖”一样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文学品牌活动。

扎实做好吉林文艺评论工作 大力推进吉林文学繁荣发展

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吉林省文艺评论基地主任 王春雨

吉林文艺评论工作在省委宣传部的有力领导下,呈现出积极发展的态势,构建了较为完善的文艺评论体系。设有吉林省文艺评论协会,连续举办吉林省文艺评论高级研修班,设立吉林文艺评论奖,创立吉林省文艺评论基地,持续面向吉林省作家群体,加强批评家与作家之间的互动与合作,成功举办“新时代新征程吉林文艺高质量繁荣发展”、新时代“东北精神”与“东北想象”学术研讨会,“北方写作与吉林文评”等学术活动,多次举办作家进校园、精品话剧鉴赏等活动,撰写多份吉林文艺研究报告。

吉林有众多的优秀作家和作品,有一批如《作家》为代表的文学刊物和以《文艺争鸣》为代表的文学研究和评论期刊。吉林文学在立足本土的基础上,逐渐突破地域文学的概念,对“现象级”文本和文学现象进行重勘,将其经典化、学理化。在影视评论方面,结合长春电影节等活动,对电影作品开展评论分析,为吉林电影产业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然而,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当前吉林文艺评论工作存在的问题。从人才队伍来看,虽然有一批优秀的文艺评论工作者,但在数量和结构上仍有待优化。尤其是在一些新兴文艺领域,如网络文学、短视频等方面,专业评论人才相对匮乏。

为推动吉林文艺评论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在人才培养方面,高校应发挥更大作用,要推出文学评论新人培养工程,建立特约文学评论家机制,整合专业评论队伍,扩大在全国的影响力。在阵地建设上,持续做好《文艺争鸣》《吉林文评》品牌建设,用好新媒体评论平台,拓展与国内优势评论平台协作。探讨人工智能影响下的文艺创作和文艺评论如何破局,促进文艺评论的传播与发展。进一步加强文艺评论与文艺创作的互动。通过开展更多的作品改稿会、研讨会,创意写作采风营、文学思政课等活动,让评论家深入了解创作者的意图,为作品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从而推动吉林文艺事业的整体繁荣。

履职尽责 助力吉林文学事业发展

吉林省文学院院长 王怀宇

近年来,全省各门类创作佳作迭出。谢华良的长篇小说《陈土豆的红灯笼》荣获中宣部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和第十一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金仁顺的《小野先生》进入第八届鲁迅文学奖前十名,《白色猛虎》获得第八届郁达夫小说奖;胡冬林的遗作《山林笔记》进入国内多种畅销书排行榜和多种奖项。长篇小说创作也取得了显著成果,杨逸的《东山坳》、翟妍的《霍林河的女人》也先后发表于《中国作家》,并入选中国作协“新时代山乡巨变计划”重点推荐作品;高君的《柔情史》发表于《收获》。2023年,吉林省作协选送的长篇小说《芬芳大地》《女子中队》《河豚计划》及网络文学《武谪仙》4部文学作品从应征的2000多部作品中脱颖而出,最终入选中国作协影视转化重点推荐15部作品。

在主题创作方面,吉林作家也取得了丰硕成果,聚焦新中国成立70周年、决胜脱贫攻坚、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

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党的二十大、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等重大节点和主题,省文学院都组织出版了系列文学丛书。《长白山韵——吉林生态文学作品选》和《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吉林作家新作选》将付梓印刷。

身为黑土地上生长出来的作家,写出为黑土地争光的好作品始终是我的不懈追求。我的“家乡三部曲”《血色草原》《风吹稻浪》《芬芳大地》均发表于《中国作家》杂志,并且都登上了文学好书榜。2023年,《芬芳大地》入选中国作协影视转化重点作品并与影视公司签订了改编协议。日前,根据《芬芳大地》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剧本荣获第三届《中国作家》阳翰笙剧本奖·年度最佳电视剧剧本奖,让我对书写好黑土地上的吉林故事更是信心百倍。刚完成了长篇小说《黑土大地》,又投入到新长篇《金色玉米》的创作中,《金色玉米》书写的同样是吉林黑土地上独特而复杂的生命故事。

新时代新征程中文学和艺术创作的历史方位

吉林省作家协会主席 金仁顺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讲话多次强调“新时代新征程是当代中国文艺的历史方位”。从波澜壮阔的历史运动,到个人生活的幽微时刻,文艺是澎湃的能量,也是润物无声的细雨。

我们吉林省最具地标符号的是长白山,但跟泰山、黄山、庐山等地比,我们需要“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以及“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之类的名篇名句。没有文学和文化的赋能,再美的景观也总归是缺少了灵魂。南派三叔的小说《盗墓笔记》里面提到长白山。吴邪与张起灵“十年之约”,把长白山变成了“稻米”们的旅游打卡地。这个现象很有当代性,长白山的神秘传奇,不是因为诗词歌赋,而是通过网络文学被放射性地传播了出去。

我们要充分重视文学创作的当代性和当下性。在阅

读日益被短视频取代的今天,我们如何让文艺和文学作品被关注,是我们应该着重考虑的问题。在创作和推广方面,我们要主动与时代接轨,与新的推广方式接轨,就是跟新青年、新未来接轨。我们会继续扶持优秀的、有正能量的网络文学作家,网络文学和以往的文学样式不同,是新起点新模式;我们同样不能忽略评论界的声音,吉林省不缺少有才华的评论家,我们会在日后多请评论家们参与作协的活动,多跟作家们交流,多关注本土的创作力量;作家和评论家,都要焕发历史主动性、思想深刻性、文化使命感,为时代立言,为历史作证,为民族增光。作家、艺术家要像飞鸟,展翅在时代的高空,全方位把握生活的脉搏;同时,我们又是一棵棵树,根系紧扎在黑土里,枝枝叶叶感受着时代经验和心灵具体、细微的变化与律动,用作品讲述“我”的故事,“我们的故事”“吉林的故事”“中国的故事”和“世界的故事”。